

长篇政经小说

女

NV SHU JI
ZHOU
DOU ZHENG

书记

斗争

关于政府班子问题，其实也是多年来淤积的一颗脓疮毒瘤。
尽管书记和县长矛盾重重，
但那只是个人问题，他们并不代表组织，
正义的力量依然掌握在党组织手中。
所以组织部门早就下过决心，只有采取切腹换肠、掏心挖肝的方式，
对其动一次大手术……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政经小说

女 书记

斗争

宋宪民◎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书记 / 宋宪民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04-4746-5

I. ①女…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914 号

女书记

宋宪民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60,000

ISBN 978-7-5404-4746-5

定价: 30.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001

第1章

她来河东县之前，班子中长期存在的那些矛盾，可谓尖锐异常，错综复杂。按地域归类，有“东派”、“西派”之说；按年龄划分，有“元老派”、“少壮派”之别；近年来市里按上面要求，对重要职位实行异地交流之后，从中又衍生出“坐地虎”和“外来狼”两大派别……

///008

第2章

当时，尽管县委、县政府处于“两张皮”格局，但鉴于他和胡长林的强大势力，连县委书记刘德明都甘居下风，在内定的几名需进政府班子的副县长人选对象上，完全屈从了他和胡长林的意志……

///023

第3章

刘国强上任之后，工作上自然不会顺利。尤其是与县长胡长林和常务副县长张子虎的关系，说不上水火不容，却也是别别扭扭。不论什么事儿，尽管他从维护班子团结的工作大局出发，处处委曲求全……

///054

第4章

其实，胡长林极力推荐的那个人是张子虎的一位哥们。张子虎认为，在现有常委中，持不同意见的人虽然旗鼓相当，可刘德明毕竟是县委书记，手握人事大权，稍有懈怠便会落空……

///064

第5章

那时，有好多的朋友，也包括市委梁书记在内，一块吃饭时不止说过一次，首先要有酒量，才会让领导欣赏，让同级敬佩，让下级服气，让朋友尊重。工作好干，酒场难敌。工作成绩大，不如酒量大。没有根基难当官，没有关系当小官，没有水平难保官，没有“酒平”难升官……

///077

第6章

“两会”在即，按照往年的惯例，县里在会前必定会对部委办局和乡镇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全面考察。考察的目的，凡有点儿头脑的人无不明白，检验政绩只是形式，一年一度的班子调整和人事变动才是实质内容……

///090

第7章

通过此事，赵玉山深刻地体会到，官场需要政治，政治就是手腕，没有手腕将一事无成。尤其是他跳过了乡党委书记这一门槛，从乡长一步升任县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再一次验证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109

第8章

李学明和那位副书记这才发觉，匾牌上的字出了问题。本来是“河东县人民法院”，不知怎么弄的，“法院”二字左边的偏旁被涂抹了，依照谐音读下去，便成了“河东县人民去玩”……

///118

第9章

张子虎说，当然是特大喜讯哩！能否给我谈一谈细节问题？比如说是市委梁书记个人的想法，还是已形成了集体意志？这样的设想，到底列入市委组织部关于班子调整的总体方案没有？何时提交市委常委会会议进行讨论等等……

///139

第10章

从优化班子结构出发，为了打破按资排辈的传统习惯，也是为了留住王建国，青阳县委书记和县长达成共识，一致要求将王建国破格提拔为青阳县副县长……

///152

第11章

不怕溜号的，不怕冒尖的，就怕中间的。如此一来，因没有站稳立场，在最关键时刻，必然没有肯替他说话的。在刘德明和胡长林之间，尽管他与刘德明的关系相对要密切一点，可刘德明在离开河东县之前，在两任书记交接时，给江凌介绍的情况，还是将王朝阳说了个一塌糊涂……

///168

第12章

而且还故意嫁祸，说王朝阳这个人野心太大，早就放出风来，他下一步的目标已不是常委和副县长，而是要竞争县长职位。胡长林静心一想，果然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王朝阳动辄辞职不干……

///177

第13章

刘德明欣赏的是刘国强，胡长林与周发起却有着很深的私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放到谁的身上，要说不讲点个人感情，不仅做不到，更是不可能的事儿。胡长林虽然根基深厚，说话有一定的分量，但刘德明是县委书记，是县里的一把手，关键时刻有决定权，便力排众阻……

///189

第14章

按官职大小排序，张子虎管着李学明，李学明是县委常委，管着赵玉山，政府办代表县政府协调各部门工作，赵玉山又管着财政局局长周发起。周发起管谁呢？不言而喻，张子虎分管全县财政工作，所以周发起又管着张子虎。这些人当中，周发起的官职最小，实际上属他最厉害……

///207

第15章

令人不解的是，混迹于官场之中，她竟不知道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还市委第一“大秘”呢，简直是名不符实，连普通的“小蜜”都不如。这点儿起码的规则都不懂得，如何在复杂万千瞬间万变的官场里搏击风浪耕云播雨？……

///219

第16章

从副书记到一般常委，从市长到各位副市长，以及众多的市级领导们，多数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更没有一点儿可能性。分析了半天，脑袋里依然是一片空白，眼前也愈发茫然了。到了最后，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梁书记只好转变思维方式，在自己身上查找问题……

///228

第17章

官场规则就是这个样儿，下级服从上级，小官听从大官，还有那些所谓的潜规则，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而且，他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春节前后自己有可能……

///239

第18章

一个堂堂正正的县委书记，还是众矢之的的女县委书记，如果到了那样的地步，成何体统？再说，现在各家晚报都在挖空心思，不惜代价侦探这样的社会新闻，不小心让他们给来上一篇……

///246

第19章

因你是书记跟前的人，人们宁愿巴结你这个一般的常委，也不买我这副县长的账。秘书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秘书带了“长”，放屁刮倒墙啊！哈哈……

///259

第20章

我跟组织部特意交代过，关于河东县的问题，除了县长一职由市里把关之外，其他的人选还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完全交由县里推荐，没特殊情况市里不再随意干涉。你们推荐的由现任副县长刘国强作为河东县的县长人选，市委组织部以前了解他的表现……

第 1 章

本报讯 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一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并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干部队伍，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近期内将由县委组织部牵头，会同人事、纪检部门对县直各部门和各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全面考察。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县直各部门，要严肃对待，严明纪律，精心组织，认真准备，配合组织、人事和纪检部门全面完成这次班子及干部考察任务。

——摘自《河东县报》头版消息

早上上班之后，江凌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阅一遍由河东县委主办，县委宣传部承办的《河东县报》。

来河东县任县委书记尽管只有半月时间，但由于做了多年的秘书工作，也是受市委梁书记影响，江凌深知舆论导向对指导各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上班后工作再忙，也要给这件事儿让路。因为成了习惯，办公室的秘书们便在她上班之前，就早早地将报社送来的当日报纸放到她的办公桌上。

说是习惯，其实不过浏览一下头版要闻而已。

这份报纸毕竟是一张手续不齐全的县报，再要紧也比不上《人民日报》和省、市两级主办的党报更重要。除影响全县大局的重要事项外，各口的分

管领导和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不会及时而又面面俱到地向她汇报情况，而头版要闻的主要内容则是绕着县委、县政府各家领导屁股转的，还有上一天县里组织的工作会议和重要活动，所以江凌浏览头版要闻的主要目的便是尽量多地掌握县里的工作动态和各方面信息，在指导工作，特别是发现问题后批评人时，不至于说外行话，更避免让人抓住小辫子。

按照前一天的日程安排，江凌打算今天上午深入到有关乡镇作一次调研。

来河东县任职这半月时间里，不是应付县里召开的各类会议，就是找县里的头头脑脑们谈话和到各部门座谈了解情况，还没来得及去基层走一走呢！

为顾及情面，中午和晚上还得见缝插针，应酬来自各个层面的宴请，尽管她从内心里厌倦这些庸俗的不良风气。酒是人家的，可肚子却是自己的。来河东县这些日子，她几乎天天吃药，如果不是重任在肩，早该住院接受治疗了。

难怪在赴任前，市委梁书记与她谈话时曾推心置腹地交代，做一名称职的女领导，必须具备三样精神：一要大公无私，弃家舍业；二要大胆泼辣，有天不怕精神；三要锤炼酒功，敢于出生入死。前两种境界她早已具备，只是最后一条尚属弱项，而这一条又最重要，必须通过摸爬滚打，进一步锻炼提高。

江凌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县域南端羊步岭乡的马家峪村。之所以急着过去，是因为她接连收到两封来自该村，又是由多名群众联名的人民来信。

收到第一封信的具体时间，是江凌来县里报到的第五天上午。

因工作繁忙，当时她没当回事儿，便将那封来信原封不动地放到了“待处”事项的文件夹内。可能是没有回音的缘故，没过几天，接着又收到了第二封，式样和地址与第一封一样，只是邮戳上的时间不尽相同。

这封信不认真阅读是不行了。

打开信封一瞧，顿时让她产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里面用的是一张四尺斗方宣纸，内容简洁明快：江书记，百忙之中，您能尽早过来一趟吗？俺们热切盼您的到来，越早越快越好。落款是马家峪村全体村民。内容并不吸引人，可字迹却让她大吃一惊。分明是一封血书啊！见此情景，她怎敢掉以轻心，随意延宕。

这一天却有点儿意外。因满脑子里装的皆是去马家峪村的事儿，上班之后，江凌竟一时忘了翻阅当日的《河东县报》。坐到办公桌前，考虑了很长时间，是在给羊步岭乡党委书记高长水打电话时，忽然发觉了那张报纸。

电话没有打通，江凌索性放下话机，即刻浏览起报纸来。

她一搭眼，便看到了那条内容十分敏感的重要新闻。

一般情况下，看这样的消息，她是一目十行地浏览，可这次却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当读完最后一行时，从来遇惊不乱的她，这回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竟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因用力过大，连臂膀都麻木了。

愣怔一会，待紊乱的情绪稍稍稳定之后，又拉过报纸重新阅读起来。她清晰地判断出，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新闻报道，其中的目的阴险毒辣，起码也是别有用心。

江凌来河东县任职并不寻常。严肃地说，她是临危受命。她接手的河东县，按上面的标准划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所谓烂摊子，与发展滞后和地理偏僻并无关联，其主要标志是领导班子软懒散，派性严重，问题突出。针对河东县存在已久的派性问题，市里曾采取过若干措施，因效果不佳，最后只好一锅端，将书记、县长同时调离河东县。依有关规定，书记由市里直接任命，而县长则要在人代会上选举产生。按市里统一规定，河东县“两会”开幕日期为1月25日，今天是1月5日，也就是说，二十天之后，新的县长才能浮出水面。而眼下的政府工作，自然由现任常务副县长张子虎主持。张子虎毕竟是副县长，所以江凌上任后，实质上是书记、县长一肩挑，可谓责任重大，压力重重。

这条消息的起因，应该说来自于昨天下午召开的县常委会。

关于新闻报道之事，尽管她断定与新来的组织部长孙红梅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但孙红梅毕竟是组织部长，就是没有问题，也得先找她询问情况。于是便给孙红梅打电话。

电话要通之后，江凌问孙红梅现在哪里。

孙红梅说她要 go 市委组织部开会，正在路上走着呢！因为是正常的部门工作，所以事前没有向书记汇报情况。会议内容嘛，因正是各级领导班子变动的活跃期，估计与即将召开的“两会”不无关系。并且问江凌有什么事儿。

江凌沉吟片刻说，其实也没什么重要事儿。有一件事，只是随便问问。你见到今天的报纸没有？

孙红梅意识到有重要情况，就说她上班前就从宿舍直接出发了，未见到今天的报纸。接着问道，今天的报纸出了问题？

江凌知道孙红梅确实不知内情，就说是有点儿问题，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后再说吧！随后便扣死了电话。

为了将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江凌接着就打电话找宣传部长高小丽。岂知

接连要了好几遍，高小丽的电话也没打通，回话老是占线。

因为着急，江凌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便给秘书科打电话，让他们派人直接到宣传部去找高小丽。

岂知秘书科的同志还未赶到宣传部，高小丽却一步闯了进来。

高小丽步履匆匆，情绪激昂，人都进来了，还在接听电话。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当察觉已进入书记办公室后，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与体面了，便强行中断了通话。

这时，只见高小丽手里拿着一张当日的《河东县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在江凌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良久，才似做了什么错事儿一样，声调低沉地说，江书记……也许你已经看到了，今天的报纸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方向问题。因为有些紧张，手里的报纸也攥成了一个团儿。停顿片刻，又低声道，昨天下午你在常委会上曾严肃强调，对如此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在对外宣传时，一定要低调处理，严格把关，当时我的脑子里也闪了好几闪，可因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究其责任，是我把关不严，警惕性不高，才出现了如此重大失误。发现问题之后，只好主动过来，向你做自我批评。

江凌苦笑一下，没有立刻回应。又拉过报纸，快速浏览几眼之后，才表情严肃地说，我已经看到了。虽然与政治方向挂不上钩儿，但却是严重的责任问题。

高小丽望着江凌，痛心地低下头去。

江凌接着说，按理说，一般性的工作动态，并没有如此神秘。然而，见报之后，其性质就不同了。看到消息，给人的第一感觉，无非是县里马上就动班子了，该活动的活动，该串联的串联，万万不可坐失良机，被动应付。再严重一点，是唯恐天下不乱。咱们的报纸，不知是在替谁说话？

高小丽望着江凌，几分胆怯地说，我也作了认真思考，问题的出现，绝非偶然。基于舆论宣传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在前些日子召开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刚刚公布了重大新闻审阅规定，可不长时间便出了问题，说明有制度无落实，漏洞还不小哩！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认真整改，严肃检讨，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见高小丽认真起来，江凌话锋一转，安慰道，咱们不过探讨问题而已，高部长不必为此产生过大压力。其实呀，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事儿，你们也无法左右形势，所以才……

受江凌启发，高小丽的顾虑立时消失了大半，便敞开思想说，我也这么想过，并分析出事原因。看似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其实来路并不简单。来你

办公室之前，我还在电话里对报社主编纪江南进行过严肃批评呢！纪江南前天就到省记者协会开会去了，并不知道内情。他从电话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刊登此条消息，是政府那边随意插手所造成的。据反映，昨天下午的常委会之后，张县长在晚上便急急忙忙给报社打电话，要值班编辑在明天的报纸上刊登这条消息。值班编辑说稿子已编排完毕，一个字也插不进去了，再说头版的稿子要由主编签字之后，他才能刊发。主编到省里开会去了，要由值班的副总编负责，编辑没有上稿的权力。张县长就问现在是谁值班，编辑说值班的副总编家里有病人，刚去了县医院，估计过不来了。张县长就不高兴地批评编辑说，我是常务副县长，你们发工资还得我签字拨款呢，连上条破新闻的权力都没有啊？版面满了，将其他稿子撤掉，先给这条消息让路，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因值班编辑一时放松警惕，所以才发了这条消息。一见到报纸，我就感觉情况有点儿异常。如果需要刊发的话，就是徐书记和孙部长通知报社，也轮不着他张县长啊！所以，我才急忙过来向你汇报情况。

其原因水落石出，就这么简单。

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江凌却从看似十分平静的汪洋中，忽然望见了那块忽隐忽现的巨大暗礁。

她来河东县之前，班子中长期存在的那些矛盾，可谓尖锐异常，错综复杂。按地域归类，有“东派”、“西派”之说；按年龄划分，有“元老派”、“少壮派”之别；近年来市里按上面要求，对重要职位实行异地交流之后，从中又衍生出“坐地虎”和“外来狼”两大派别。

什么这派那派的，还不是因为多年的“近亲繁殖”所造成的？说到底，也就是受多种欲望驱使，而暂时形成的小利益集团。也许不像传说的那么严重。现在社会上就是这个样儿，只要有一丝缝隙可钻，人们就会把米粒样的东西说得比鸡蛋还要大。只有天下大乱，才有话题可议，更有热闹好看！

问题是纸里包不住火，毕竟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江凌看得一清二楚，只要一二把手之间出现矛盾和对立，班子内部必然会形成两个观点对立，立场鲜明的派别。即使政治原则性比较强的副县长刘国强和宣传部长高小丽也没有摆脱得一干二净，在感情上要与原县委书记更亲近一些。似吹过集合号一样，你总得闻声列队，不站在这一行里，就得站在那一行里，不存在散兵游勇之说。

面对县里的实际，江凌所坚持的原则是，关于先前的事儿，只做到心中有数，绝不产生半点倾向性。她甚至想到，一定要采取措施，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将“派性”二字，以及“派性”所造成的累累伤痕，从人们的记忆中永远地抹除掉。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团结起来，使河东县彻底摆脱被动落后

局面。

于是，江凌便转变口气，对高小丽说，张县长毕竟也是县委常委，还是主持政府工作的副县长，此事尽管做得欠妥，甚至是越俎代庖，但有权安排报纸刊发反映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新闻报道。其实呀，我的责任也不小，如果在常委会上强调得更严肃一点儿，或事前主动与你们及时沟通，也绝对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了！

高小丽听得出，江凌分明是有意回避原来班子中存在的派性问题，所以也避开刚才的话题，又将谈话内容转到了报纸上来。高小丽接着问道，江书记，既然报纸出了问题，而且还是严重的导向问题，影响暂时不好挽回，可就报纸本身而言，你觉得如何处理才好？

江凌说，《河东县报》归你直接管辖，你觉得如何处理才好？

高小丽说，这样的大事，我还得听书记的。

江凌灵机一动，定睛望着高小丽说，问题虽然严重，但不好追究责任。如追究的话，一级对一级负责，其责任还不是我身上？你看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既然已形成事实，既不能回避，更不可追究，假如那样的话，又会在班子中形成新的矛盾，从而造成更大的被动局面。考察组今天已进入工作状态，你可立即通知《河东县报》，根据班子和干部考察工作的进展情况，不仅不再封锁消息，而且还要连篇累牍地进行公开报道。既然不成什么秘密了，那么不妨将错就错，以毒攻毒，也许会歪打正着，坏事变成好事，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这些年来，由于新闻报道不能如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所以无形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如果将某件事儿搞得神秘兮兮，必然议论纷纷；相反，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人们反倒视而不见，不当回事儿了。

高小丽沉思片刻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其实，稿子本身算不得什么重要新闻，不就一条区区几百字的普通消息吗？上面的报纸也经常刊登类似的新闻稿件。然而，如果被人利用，并且涂上浓厚的主观色彩，那么性质就会发生质变。谈不上斗智斗勇，但在处理此事时，也只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如果用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应该是反间计吧？

江凌笑道，不过是工作方式问题，怎能上升到那样的高度？保持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就事论事，我的主张是，不上挂下联，不追究责任，不扩大影响，并且顺其自然，任其发展。

高小丽点头应道，江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

见没什么事了，高小丽便起身告辞。

江凌礼貌地起身相送。

当高小丽将要出门时，江凌又低声嘱托道，有些人啊，封建传统观念浓厚，老是看不起咱们这些女同志，好像男人一统天下是天经地义。尽管你是“坐地虎”，还是只非常厉害的“母老虎”，但在这段时间里，也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对个人分管的工作，千万不可出现任何漏洞和问题。

高小丽明白江凌的话中之意，便用同样的口吻回答道，江书记放心，我会全身心地干好工作，起码不给书记丢脸。

送走高小丽之后，江凌心里这才渐渐踏实下来。喝了一杯茶水，又思考了一会儿，便若无其事，其实也是郑重其事地要通了副县长张子虎的电话。

相互寒暄了几句，张子虎便十分客气地问道，江书记啊，您有何指示呢？

江凌虽然十分反感张子虎的口气，但依然不露声色地说，张县长啊，在昨天的常委会上，尽管没有正式确定今年全县的工作思路，可新年已过，春节将至，时间紧迫得很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各项工作在节后就得全面铺开，再说“两会”的报告和其他会议材料也必须充分体现全年的工作思路，张县长可根据讨论情况，认真考虑一下昨天研究过的那个议题。

张子虎应答得十分得体，说他一定尽快召集县长办公会，根据书记的指示精神，专题研究今年全县的工作思路事宜。

江凌想，不管其内心如何，张子虎只要有这样的态度，也算比较理想了。

与张子虎通完电话，江凌接着便给羊步岭乡党委书记高长水打电话，让高长水陪同她去马家峪村进行一次实地调研。因时间紧张，她不打算在乡里逗留，出发后直接进村。

江凌心中有数，今天上午必须赶往马家峪，因为每一天的事项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随意改变日程计划，或稍有犹豫，近日内肯定去不成了。

第 2 章

江凌给张子虎打电话时，虽然已过了上班时间，但张子虎还没有来到办公室里。他正在上班的路上走着。

每天早饭之后，张子虎都有下步走的习惯。政府宿舍与县府大院坐落于同一条路上，相距四五里路远，不紧不慢地走，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作为常务副县长，也是县政府的核心人物，稍晚一点儿上班，别说现在正主持政府工作，即使县长在位，属于真正的“常务”时，只要没特殊情况，误不了大事，也没人肯与他攀比。这样做的目的，张子虎自有他充分的理由。

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水平没有多大长进，可肚子渐渐高了，血糖渐渐高了，血压也渐渐高了，每天早上坚持半个小时步行，无意中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自然会提高干好工作的本领。

二来县里正在开展以增收节支、禁止动用公款大吃大喝和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廉政建设活动，因为毕竟是“老河东”了，只要县里有重大活动，一般都会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走在街上，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弃专车不坐而代以步行，在公众的心

目中，无意中平添了不少威信。

这第三条，应该说最重要了。张子虎分管的几项工作，人事工作徒有虚名，财政工作就那么回事儿，唯有城建工作有点儿希望。该着他的事业再现辉煌。就在县里对今后的发展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时，市里突然决定给河东县下拨多达一亿元的城乡建设改造基金，这对一心想着蓬勃发展而又两手空空的河东县来说，无疑是枯木逢春，天降喜雨。早在江凌来河东县任职之前，情况便基本明了。可围绕资金的运用问题，资金尚未到位，几大班子领导之间便产生了重大分歧。说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资金运作问题，其实是“两班人马”、“两种势力”、“两个派别”之间的决斗。令张子虎欣慰的是，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或者说是尖锐搏杀，其最终的结果是，县委“服从”了县府，书记“服从”了县长。说到底，也就是县委、县政府以及书记和县长等头头脑脑们最终服从了他张子虎的意志。踏在这条即将化作历史的路上，他要让人们看看，他张子虎所分管的城建工作，作为一大亮点，不久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尽管如此，张子虎近来的心情并不轻松。

关于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更长时期内如何定位全县工作重点之事，本来不成什么问题，可在昨天的常委会上，江凌不仅提出异议，还以“商量”的口吻让他重新审慎考虑。明摆着要改变原来的工作思路。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顺从又有何法？在这方面，张子虎算得上头脑精明。与她的前任书记刘德明相比，虽然都来自异地，可来路不同。刘德明是正常的调动与交流，而江凌却是大机关出身，还是市委梁书记的秘书，应该说势力强大，背景深厚，惹得了刘德明，却不敢轻易得罪江凌。所以他只好暂时忍受委屈，起码不能当面顶撞，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

再就是关于“两会”中需要补选增选的副县长候选人问题。

当时，尽管县委、县政府处于“两张皮”格局，但鉴于他和胡长林的强大势力，连县委书记刘德明都甘居下风，在内定的几名需进政府班子的副县长人选对象上，完全屈从了他和胡长林的意志，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赵玉山和财政局局长周发起作为往市里推荐的副县长候选人，正式确定了下来。

可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江凌随时都有调整和推翻的可能。相比之下，这一点比哪一样都重要。没有人，尤其没有自己的人，一切的一切皆归于零。这个女人着实不简单。她的这一手比什么都厉害。更确切一点儿说，就叫作釜底抽薪，剔骨换血。即便自己的事儿没有大问题，可整个政府班子出现新的格局，将来也难免不被孤立起来。

而县委那边呢，更是势单力薄，令人失望。数来数去，眼下也就是县委